

1

猫眼睛滴溜一转，投过来一道视线。

一双没一丝眼白的眼睛悻悻地瞪着我，趴在门边一动不动，最近每月里总能见到它一次。斜打的聚光灯荧光闪烁，眼看快到 12 月了。

我双脚踏上铺着瓷砖的台阶，那堆茶褐色的斑纹依然纹丝不动。等我缓缓推开荷马酒吧沉重的板门，它方才露出本性，飞身闪开，但依然不闻叫声。如果野猫子都不把人当人，这世道还有什么指望？不，或许是我自己已经无可救药，连猫都不屑一顾了吧。

猫旋即刺溜回到门边，蜷身占据原位。我斜眯着它，弓身钻进酒吧。

时间刚过 6 点，吧台最里面坐着一位客人。我不像猫那样在意自己的老地方被人占据。

这家酒吧吧台边 6 个座，另加 3 桌 12 座，由老板一人照料。老板瞅我一眼，算是打招呼，我点头以示回应。老板又扫了那客人一眼，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歉意，因为我的老位置被人捷足先登了。我看准相隔两席的座位，踩着地板走过去。那客人向我转过身来。

我顿时愣住了，那是一张在我心里尘封多年的脸。

对方毫无愧意，满脸堆笑。圆领衫外只套着一件尼龙运动衫，显然是有车送他来的。不容我有片刻思考，那客人向我张开双臂高声叫嚷道：

“雄二 好久不见。气色不错嘛。”

是立川诚，我的老搭档，日本著名的笑星。

“你怎么也在这种地方？”

我的唐突也许不算过分，毕竟 5 年没有见面了。而在那之前的 8 年间，我们几乎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想来世上许多事并非一句“久违啦”就可弥合的。不容我多想，立川接着说：

“什么这种地方？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是吧，老板？”

老板讨好地笑着摇了摇头，不想卷入这场斗嘴。他虽未明说，可我跟这家店来往已 4 年，从未见过老板这副模样。我歉意地埋下头。

“笠原 刚才的话就算我没听见，坐吧。”

立川把手轻轻放在吧台上，不无调侃地说。

他怎么知道这家店的呢？我爬上旁边的凳子，心想我跟老板 4 年的交情算是全完了。

“刚才你问我怎么在这里，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是一醉方休？”

问题不难，可我无言以对，只能回以目光。立川似乎误解了我的意思，得意地点头道：

“我猜得不错吧。我也想一醉方休。就算醉了，只要有你在，我就不怕。老板也说今天不妨一醉。”

立川向老板扬了扬下巴，示意老板迎合。作为响应，老板恭敬地给立川喝空的酒杯里斟酒，是加冰块的威士忌。

照料酩酊大醉的立川，是我 10 多年前学生时代的常事。当时我和他就读于不同的大学，却同在以演出幽默小品为主的学生剧组。立川是前辈，我曾无数次地扛他回家，为他解围，一起挨揍。后来，他选择了喜剧之路，邀我同行。他认为搞笑的关键不在于作品是否出自专业作家之手，而在于捧逗的感觉。那年我 21 岁，立川 23 岁。我因为这事遭到父母的坚决反对。他们原以为我会子承父业，当一名教师，遗憾的是我早过了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年龄。

立川醉了，病态般的苍白爬上他的脸庞。

“趁你还没烂醉，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？”

“你刨根问底的德性还没改。人为什么笑？天晓得。我们想叫他们笑，他们就笑呗。”

立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。在鲜有电视而只以舞台演出为主的年代，他曾反复背过这句台词。

“那好，我当观众，你来回答我刚才的问题，不逗不行。”

邻座的老搭档睁开眼睛，一脸憋得难受的样子，像一只筋疲力尽的鸡。

“没劲 你小子真能咄咄逼人。”

立川憋了半天，吁了口气。

“听野岛贵晴说的。他来东京录音，前两天在六本木偶然碰到。”

立川淡淡地说，显然没心思开玩笑。

野岛是我惟一现在仍然保持来往的演艺圈中人。他曾经是摇滚乐队的一名歌手，现在只给别人作词作曲。他在蓼科山里搭了一个窝，偶尔下山来沾沾人气，过着半人半仙的日子。以前我去他的山庄住过几个月，他每年也来我这里几次。我曾不止一次带他来过荷马酒吧。

立川也许只是碰巧听野岛说后，一时心血来潮想来见我的吧。

“你还记得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吗？”

我看着一口接一口往嘴里灌威士忌的立川。

我眼睛盯着他那引人注目的鹰钩鼻子。尽管早就习以为常，但时隔多年，突然又近在眼前，竟不可思议地让我像陌生人一样感到新奇。

“是啊，对不起。如果世人皆醉，一切也就相安无事了。”

立川朝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的老板使了个眼色，我的杯子

立马被端了上来。立川拿起自己的威士忌往我杯里斟酒，然后啧啧地吸干沾在拇指上的酒滴。老板瞧在眼里，那眼神仿佛是在看公园里嬉戏的小孩。他和立川似乎意气相投。立川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好，可关键时刻，他却能不失时机地施展魅力十足的社交能力。他从来嘴不饶人，又总板着一张脸，所以他偶尔露出的爽朗笑脸和无助很容易迷惑别人。正因为如此，近 10 年来他一直雄居在喜剧界顶峰。

“雄二，酒光瞅着没用。”立川说。

我知道就算喝进肚里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于是端起酒杯，一口干掉一半。

“如何？”立川含笑问道。

“好酒。”

我仔细端详杯中之物。5 年来头一次沾酒，杯中的琥珀色依然如旧。或许是跟老搭档久别重逢触动了我的味觉神经，我接着干完了剩下的半杯。

不出所料，立川烂醉如泥，一大半的体重压在我身上，蹒跚挪动着绵软无力的双腿。在醉倒之前，他逗得四周的客人笑声如潮，这可能是酒吧开业以来从来没出现过的景象。

荷马酒吧位于下北泽茶泽大街北边，靠近东北泽。沿街除了洗衣房、小餐馆外，全是鳞次栉比的高级公寓和民房。人们都说下北泽多醉客，看来依然有不少顾客光顾酒吧。只要来过一次，许多人都会喜欢这个安静的好去处而成为常客。店里的酒并不名贵，也不播放固定的爵士乐和摇滚乐，

因此受到各种层次的顾客喜欢。老板沉默寡言，多数顾客静静地自斟自饮，我也是其中一员。但我并非来自闹市，因为我的住处靠近东北泽车站，出门的第一家酒吧就是荷马酒吧。这家酒吧并不是不欢迎三五成群的客人，店里有时也人声鼎沸，但像今晚这样互不相识的客人被立川逗得前仰后合，据我所知从未有过。幸好老板也为今晚的热闹乐不可支，使我如释重负。

令人不解的是立川。以前虽然在演出结束后或演艺界同仁的酒会上，他也少不了妙语连珠，但平素却喜欢独自静静地品酒。当然，只要他兴致大发，总能令人捧腹大笑。然而今晚既无人请客，也无需在意谁，他却一直闹腾到声嘶力竭。我想或许是这 5 年使他养成了义务献艺的精神，5 年足以改变一个人。

从酒吧到家仅 5 分钟的路程，我们足足花了 20 分钟。半道上立川在路边吐过一次，我顾不得大笑星的吐泻物能值多少钱，毫不客气地让他吐了个够。我瞧他一身乔赛装太单薄，想把我的皮夹克给他披上，却被他拒绝，说越冷酒醒得越快。声音虽然嘶哑，神智却很清楚。

沿茶泽大街向东北泽走，到北泽公园前面，街道左边便是我住的公寓阳光大厦。幸好我住在 2 楼。我连拖带拽把立川弄到门前，让他靠在墙边。面对硬弹簧牵引、显得厚重且豪华的金边黑门，我头一次直想骂街。我用脚尖拼命顶住打开的门，双手拉过靠在墙上的立川，肩头顶开门缝挤了进去。屋里充满着公寓特有的暖意，我问立川冷不冷，他说不

冷，便没开暖气。

“水！”

我刚把立川扔在饭厅的沙发上，他就喊了起来，声音依然沙哑。

我家有两个房间，一间 6 张榻榻米大，一间是厨房兼饭厅。饭厅里有一套会客家具，而另一个房间里只摆着最起码的几件电器，非常简陋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单身汉的窝。

“有乌龙茶。”

“不只要水。”

立川默默地接过杯子，张开嘴，倾倒般地将水倒入喉咙。

“这才叫舒服。”

立川擦干嘴边的水。

难道他平时也这样？

“最近常喝酒吗？”

“很少喝 我说过 所以才找你来着。”

“而且 想一笔勾销这 5 年？”

立川瘫坐在我屋里惟一值钱的骑士沙发里，双手平展搁在靠背上，摩挲着光滑的皮革。

“真的只是为了喝一杯。我曾担心你见到我会勾起烦心的往事而痛苦。后来决定去荷马酒吧，是因为我预感到如果现在不见 将会无缘再见。”

“现在？”

我不清楚他说的现在具有多大的时间跨度。

“就是听野岛说过之后我便想见你的这个现在。”

立川啪地一拍靠背，抬头看着站在他跟前的我。

“你怎么总是对这些屁事吹毛求疵？”

天晓得！我又是耸肩又是摇头。立川哼哼笑了。

“我不是想为自己开脱，真的好几次都想见见你，想跟你联系。我没为你帮上忙，不够义气。”

“别说啦。你的信早就收到了，可我没拆，也没写回信。对不起朋友的是我。”

“是吗？”立川说。他只能这么说，迟到的再会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损失。

“哎，让我给你母亲上一炷香吧，我还没拜祭一下她老人家呢。”

“这里没佛龕，留在我原来的家里了。”

“房子给你父亲了？”

“是的，哥哥嫂嫂照顾他。”

6年前我在樱上水买的房子让给我哥哥了，作为把老爸推给他们赡养的代价，还值。立川又说了一句“是吗”，神情中对我似乎颇有微词。

“冲个澡吧，会舒服些。”

“不，醒会儿酒再冲。”

“那我先冲，你请便吧。”

立川果然没客气。等我冲完澡出来，他已经取出我藏在洗涤槽下面的威士忌，正一个人自斟自饮。瓶里原本有多少酒不得而知，但现在只剩下半瓶。

“明天几点上班？”

“10点半到拍摄现场。没事儿，不会影响工作。”

跟电视上敷衍搪塞的言行相比，他对工作态度非常认真，从不醉醺醺地跨进摄影棚。

我在立川对面的地板上坐下，中间隔着桌子。他往事先准备好的杯里斟上酒递给我。

他静静地把杯子端到嘴边，窘到深处的沉默别有一番滋味。我们自从配对走红之后，经常在一起喝酒。

沉默持续了 1 个小时立川方才开口，这时已是夜里两点多钟。

“我得了癌症。”

立川左右晃动着杯子，让酒在里面打漩。他着迷般目不转睛地盯着杯子。

“会治好的。”

我不知道该如何接茬儿。

“医生说治不好我也不指望了。”

36 岁，这个数字闪现在我的脑际。他 36 岁，只年长我两岁。我的目光不敢从他脸上挪开，如果挪开会令他觉得我在怜悯他；如果不挪开，我无法让我眼里毫无表情。

“别这么看我，我不在乎。当然，刚知道的时候无法平静，不过现在我甚至为自己感到庆幸，因为我知道了自己人生的终点。这样更能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而不再打发日子 坐以待毙。”

立川再次把酒杯端到嘴边，两口喝干了杯中的酒。

“喝酒管用？”

“不管用，也就今天喝喝，没大碍。我说过，要抓紧做想做的事嘛。”

我给立川的空杯里斟上威士忌。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觉得眼前能为他做的就只是斟酒。

“对不起，我来不是为了讲这些。虽然圈内人士喜欢以病为荣，但这事我不会告诉圈内任何人。我想我和你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，你听听也就罢了。”

我静静听着，明白了他声音嘶哑的缘故。我怎么一直都没察觉到呢？他面容比以前更加憔悴，仿佛又回到了拮据的学生时代。

“我已经没有了工作欲望，反正该得到的都得到了，一切都到了尽头。只是个人生活中有一个人令我丢不下，我必须为她安排妥当。”

“有情人了？”

立川3年前离了婚。他本人没告诉我，我是看了周刊杂志才知道的。

“你没看上上周的《追踪者》吗？”

“我不愿意通过图片周刊杂志了解老朋友的近况。”

对我的死心眼，他哼哼一笑。

“你还是不相信传媒。唉，那也没有办法，可我的事是真的，在公寓前被人拍了照。”

“是圈外的？”

对这种事我毫无兴趣。看到立川脸都红了，我忍不住问

了一句。

“不，是圈内的。是我们公司的偶像歌星，叫大岛梨子，认识吗？”

“名字听过。”

是近两三年出现的偶像歌星，兼做女演员，只是想不起她的模样。

“你知道老板很凶。”

公司一般严禁染指同一公司的偶像歌星。尤其是我以前所在的屋部制作公司，老板屋部耕造对人严厉，他认为人的爱情是次要的，对男女关系持否定态度。

“经桐岛调停，虽没能得到大家认可，但目前还相安无事。公司我不管，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怕。我们俩相处的时间不多了，不能畏首畏尾，我要在剩余时间里对她尽我的一片真情。”

立川说完又端起酒杯一点一点地喝威士忌，脸上长久地洋溢着心满意足的微笑。

看着他的笑容，我默默地又添酌了一杯。久违 5 年，应该有千言万语，但现在却无从谈起。他曾经是我的搭档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5 年了，我疏远了立川，不，不仅是他，也疏远并封存了当年的一切。如今那封存的一切仿佛正在开始揭封。

多年未沾的酒令我惬意心醉。这里是我家，无须对谁客气，我倒在地板上酣然进入了梦乡。

醒来时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头顶上的灯通亮着令人目眩，是冷冰冰的地板把我激醒了。我抬头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立川，方才记起是怎么一回事。

立川耷拉着头，我想他也睡梦正酣吧。他身子前倾着，露出整个头顶，像死人般一动不动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他从嗓子眼挤出一个声音，那声音仿佛来自地狱，但却是从立川沙哑的喉咙。

他又说了两三遍对不起，每说一次头就向下低一截。从动作的规律性来看，他显然还保持着清醒，好像是在对我道歉。想到他跟我一样酩酊大醉，没准儿他是冲着飘浮在屋里的某个幻影在道歉也说不定。

总之，他以为我正沉睡不醒，没料到我在观察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不妨再躺一会儿。地板上那挡不住的冰凉阵阵侵入我的体内，透过眼睑我仍能感觉到明晃晃的灯光。我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装睡，幸好忍受痛苦的时间并不漫长。听着那来自地狱的嘶声，我真的再次进入了梦乡。

再次醒来，窗外天已大亮。顶上的灯不知何时已熄灭，屋里已不见立川的身影。

## 2

好难得的一场雨，从昨夜三更开始便细雨飘零。

窗帘挡住了光线的照射，我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，忍受

着郁闷天气的煎熬。也许下午心情会有所好转，我蒙头捂在被子里，坚信这令人窒息的雨不会绵绵无期。我又翻了几次身，刚要忘却一切昏昏欲睡时，门铃响了。低沉的铃声并不刺耳，只告诉我门口有人。我拉起被子蒙住头，试图不睬不理。

可是来人好像全无去意，门铃嘀嘀地响个不停。可能是订报纸的，要不就是洗被套的搞促销，这种时间朋友才不会登门。

没想到祸不单行，闹钟竟会在这节骨眼上揪心地闹响。我把闹钟设定在今天早晨，是想早点去预订各派武林高手争霸战的门票。我伸手欲关又止——关掉闹钟就意味着告诉门外来客屋里有人。可是，闹钟不同于门铃，它的声音令人忍无可忍。

我自己的家，干嘛要这样怯声怯气？我索性揭被而起，关掉闹钟，打开饭厅的灯，到水槽边洗脸，心里巴望门外的人快些离开。可是，门外的人似乎认定我在里面，隔一会儿就按一下门铃。对方的节制并未引起我的好感，我无可奈何地打开了门。

我好像估计错了，门外一前一后站着两个身穿高领大衣的男子。前面一个岁数大的满脸堆笑，但却不像推销员；后面一个身材魁梧，目光咄咄逼人，跟前面一个形成巨大反差。岁数大的开口说了一句推销员绝对不可能说的话：

“你就是笠原雄二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他掏出一个黑色本子，抽出一张名片。

“我是葛西警署的安藤，想向你打听一下片仓义昭的事。你认识片仓吧？”

我不经意地接过名片，上面印着：警视厅葛西警署刑事科巡查部长 安藤康。我逐字看过之后，点头算是回答了他的问题。不是我故弄玄虚，而是要回忆起片仓其人，确实需要一点时间。

“是丹文社的片仓吗？”

“是的。他前天被人杀了，你不知道？”

是立川回去的那一天。

安藤又恢复了刚才差一点儿消失的微笑，微笑中带着几分谄媚。可他的眼睛并没有笑。

“我电视报纸都看，但是可能是没留意吧，真的一无所知。”

我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。即便如此也没什么可怀疑的，我觉得没必要向警察证实什么。

我把他们让进屋里。他们肆无忌惮地审视我的房间，我也不客气地打量着他们。大个子面无表情，缄口不语，年纪跟我相仿。安藤年逾 50，已经斑白了大半的头发依然浓密，整齐地梳成三七开。憨厚的脸上挂着一副银边眼镜，露齿的微笑使人想起日本那位著名职业棒球选手的父亲或秘鲁总统，但却既没有他们的那种亲切也没有威严。

我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，然后拉了一把折叠椅，居高临下地坐在他们对面。

“对不起，你还在睡觉吧？”

看样子主要由安藤问话。

日本式房间的拉门是关着的，看不见里面的被子，他可能是根据我开门的时间和闹钟的铃声来判断的。我蓬乱着头发，如果认为是我睡乱的那就错了。我天生一头钢硬的卷发，而且一睡就乱，因此成了现在这种发型。当年上电视演出从不加以修整。

“现在才知道？你刚才按门铃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的，真想请你让我多睡一会儿。”

安藤呵呵地笑了。

“到底是笑星，一开口总少不了逗乐。”

另一名警察事不关己地不苟言笑，只在屋里东张西望，好像这样才叫警察。

“话说回来，有件人命关天的事，想得到你的协助。”

“你们的来意我明白，可我认为我无能为力。你们其实也很清楚，明明知道会一无所获，依然还要来跑一趟，不是吗？”

“事先我们从不估计会徒劳无益。在按门铃之前，我们总希望能通过这次走访一举破案。”

年轻人第一次开口，嗓门出乎意外地高。年长的安藤瞥了他一眼，不知道是不是责怪。我知道警察是一个等级与资历无关的职业。

“是吗？很遗憾，我可能会让你们失望。关于那个我从未见过、甚至连长相都不记得、只是在 5 年前通过一次电话的片仓，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吧。”

“从未见过 可我们听说因为 5 年前的那件事，片仓采访过你。”

安藤的脸色发生了一点变化。

“当时片仓的确想找我谈谈，但都是通过电话或传真联系的。而且是公司的人出面，算不上是电视采访，只是一般的对话。我跟他通过一次电话，那也是公司的人在通话时硬要让我去说几句，我当时就想骂他几句。”

“那以后你们没因其他的事情见过面吗？比如在哪儿偶然碰见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，我从未见过他。即使偶然擦肩而过，我也不认识他。”

是吗，安藤不住地点着头说，试图让我平静下来。年轻的警察不知道是来做什么的，眼看同伴处于下风，既不出言相助也不做记录，只是抄着手盯着桌面。

我想起了前天的事情。我 8 点钟醒来，发现立川已经走了，这才铺好被褥正儿八经地睡了。好久没那么痛饮过，心情格外舒畅，一觉睡到将近 4 点才起床。那天早上 7 点左右，出门去了东北泽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零售店。虽然没碰上熟人，但是或许有人还记得我这张脸。退出演艺圈 6 年了，我身边依然不乏缠着要签名的人。至少零售店的防盗监视器会一视同仁地拍下所有顾客，而不管他的知名度如何。

“笠原先生 请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”

安藤开口露出了两排被烟熏黄了的牙齿。看似轻描淡写的一个问题，我猜他是想试探一下我的动机。

“我靠经营这幢公寓和炒股票生活。如果想看我挥汗干活的样子，可以在星期五下午早点来，你会看见我在清扫公寓外面的走廊。”

“嗨，以前的大明星亲自出马！我虽然不太懂，可现在股票也不是好玩的，是吗？”

“短期股票虽然是赤字，但是，即使全部成了一堆废纸，我也不至于投河上吊。我只有购买这幢公寓是贷的款，靠房租收入的一部分偿还，不会拖欠，而剩下的房租足以维持我最低标准的生活。只要不想成家，也还过得去。”

安藤微微扬起一边的眉毛，对我的家庭观不置可否。相反，尚未做自我介绍的年轻大个子警察开启金口道：

“你6年前买过一幢房子，现在住着你父亲和你哥哥一家，那幢房子的贷款怎么处理的？听说你哥哥是学校的教师，他哪有钱偿还世田谷那幢房子的贷款？”

“我不知道家兄的薪水能否偿还，也没那个必要知道。那房子是用手头的现金买的，没有贷款。”

哦，是吗？年轻警察不动声色地缩了回去。

“现金购房，了不起！不过也很自然，因为你当时红极一时嘛。可就在你红极一时的时候，却因那个案子失去了一切，再加上后来你母亲的事情，你肯定至今对片仓仍然耿耿于怀，对吧？别误会，我这么问不是在追究你的动机，只想了解一点情况。”

我又没责怪谁，安藤却一个劲儿地解释。

他说想了解情况是假，认定我怀恨片仓才是真。可我确